

■玉渊杂谭

喜剧：认真的搞笑最迷人

文·杨雪

在北京喜剧院看完《蒋公的面子》，顿感精神爽利而愉悦，忙发条朋友圈分享心情。几分钟收到一位“文青”同事留言，问喜剧院在哪，怎么第一次听说？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初看到票上地址写着北京喜剧院时，也曾闪过一丝诧异，但转念一想，应该是自己孤陋寡闻不知道还有个喜剧院吧，也就没走心。

上网一查，北京喜剧院是去年7月才开的，为国内首家以喜剧为核心定位的专业剧场。原来此前我们真的没有专门的喜

剧院，那么与法国的法兰西喜剧院、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国立喜剧院、意大利的米兰小剧场比，中国的喜剧院确实有些姗姗来迟。所幸，它还是来了，即便是出于商业目的，也是市场需求推动的结果——我们需要需要严肃的喜剧作品，或者严肃作品的喜剧形式。

因为喜欢郭德纲和小岳岳，最近迷上《欢乐喜剧人》，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喜欢相声小品的少年时代。自从选秀、真人秀等综艺节目席卷电视荧屏以来，我一直把

自己屏蔽在外，排斥所有我所认为的低级趣味。记得去年老公看《欢乐喜剧人》第一季，嘎嘎笑得直不起腰，我还在书房冲他嚷嚷，鄙视他没有品位。

并非清高，这种排斥只是我自己对喜剧沦为娱乐的一种哀悼和抗议的方式。进入新世纪以后，大众娱乐舞台上，鲜能再看到像《主角与配角》《小偷公司》《打工奇遇》这样脍炙人口的相声和小品。所谓娱乐，主要依靠在综艺节目里加点搞笑和恶搞的料，可能根本不好笑，也可能仅仅是好笑而已。

出于这种刻板印象，我想当然的不待见《欢乐喜剧人》，也因此，当从中看到和刻板印象相反的内容时，我开始兴奋。例如开心麻花的创作总散发着话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，德云社的段子总惦记着把传统曲艺的精华展示于众人。喜剧人试图通过“萌贱”的表演，“在架”的台型，近似于人身攻击的包袱，反串、恶搞经典影视作品……用观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，来承载落寞的旧式喜剧中的严肃，无愧于“搞笑，我们是认真的”这句口号。

生活在现代都市、疲于奔命的人，太需要喜剧。比如走进影院，我更愿意看《泰囧》而不是《黄金时代》。当然，越来越多的人不甘做生活的傀儡，在精神层面开始追求喜剧的严肃性。所以，像《欢乐喜剧人》这样彰显喜剧精神的认真的搞笑，以及像《蒋公的面子》这样，将深刻、甚至晦涩的内涵以轻松的形式呈现出来，都获得了爆棚的人气。既对得起艺术，又对得起观众，是为双赢。至此，我们能否迎来喜剧的强势回归？这算不算一个积极的信号？

无论如何娇艳的蛇紫嫣红，也无法掩去那灿灿的菜花黄、那淡淡的柳枝黄。

黄

日前，手机微信上接到一位好友的小诗“雨打衣裳，云裳祠堂。流水潺潺小桥旁，油菜花黄。雄鸡一唱，唤醒晨光。袅袅炊烟温暖处，最是思乡……”我回复问道：是在江苏吗？对方答：是在江南一小镇踏青。

那时，我也在江苏的靖江。这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城，与江阴隔江相望。朝胜在江苏生活过，知道些许风土世故。比如，较富裕的苏南人，就有点瞧不起较贫穷的苏北。同样到了上海讨生活，一听说苏北人，就常常会遭人歧视。靖江不穷，且紧贴着长江。可惜是在江北，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江南，充其量也算个苏中吧。从江阴过长江大桥，刚入靖江境内，就看到一个大广告牌：“立足苏中，融入苏南。”一个“融”字，便道尽了靖江人的心态。

靖江的朋友对管辖靖江的泰州，也是有些不屑的。说，靖江以前是常州管辖的。以前是什么时候，查了一下，志书记载“1913—1927年隶苏常道。”相距百年，念念不忘。可见这要融入苏南的情节该有多久远？也难怪，靖江至今也是长江以北，唯一说着吴语的地区。语言是文化最悠久的传承，在靖江吴侬软语的环境中，不经意时常能够感受到苏南风貌。

目前，靖江被国务院列为对外开放地区并加入苏锡常火火带，成为上海浦东开发区和苏锡常火火带向苏北辐射、延伸的重要“桥头堡”。靖江为江苏长江以北的一流强市，领跑苏北各县市。“融入苏南”的确不是一句空话。

和靖江朋友接触，感到他们既有江南才子的灵秀和精明，又具北方汉子的豪爽与大气。谈诗论道，如沐春风；举杯豪饮，气壮山河。

文朋朋友诗中的小桥流水、油菜花黄，在靖江的乡下也是举目可见的。二十多年前，我在江苏工作时，还没有高速公路这一说。春天去苏南采访，沿着运河的公路两旁常常都是大片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。那灿灿的黄花，就是我对苏南春天最深刻的记忆。如今在广东或其他地方，见到游客们兴高采烈的簇拥在一小片油菜花地头照相，我心中就会升起一种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的感觉。

黄色，是我在江苏春天里记忆的基本色。当然，除了油菜花的金黄，还有依依杨柳的鹅黄。杨柳自古是和清明相连的。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”之景，“故国肠断处，日夜柳条新”之情，“日暮笙歌收拾去，万株杨柳属流莺”之境，“折得一枝杨柳，归来插向谁家”之趣，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之愁，“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亿神州尽舜尧”之慨……往事越千年，唯有柳不变。清明前后的柳条柔嫩柳芽鹅黄，折柳送别、插柳迎春、柳笛鸣咽、柳叶清新……我记忆的基本色就是那绒绒的鹅黄。

从北到南，中国的城市在春天都是花团锦簇了。牡丹、月季本就开得轰轰烈烈；樱花、迎春粉红金黄也是如梦如幻；桃花如霞梨花似雪就如置身于诗中，茉莉栀子让你闻出一支春天的歌；还有那冰清玉洁的白玉兰，还有那热烈鲜红的木棉花……就在小城靖江，湖边、绿道、公园、街心，那花也是开得层层叠叠、春色无限！

但是，无论如何娇艳的蛇紫嫣红，也无法掩去那灿灿的菜花黄、那淡淡的柳枝黄。还有沟边地头，星星点点顶着小白花的荠菜。在靖江的农家菜里，吃到了荠菜春卷。那劲道的嚼头、那荠菜的清香，一口就品出了几十年的乡愁。只能埋头吃，不敢张口说，一说可能带出满眼的泪……

许多年以前，中国农村有句很痛很沉的话，叫“青黄不接”。那个“黄”是指夏收小麦的黄，开春了，草长莺飞，遍地青青。最青最多的是那一望无际的麦苗。此时，去年的粮食吃光了，今年的夏粮还接不上。那时的孩子们挎着篮子到田野里采摘野菜，树上柳芽、榆钱、槐花、香椿、河边荠菜、蕨菜、苦菜、野苣……运气好，下到小河沟里，摸点小虾小蟹。再割些牛羊草羊草，攒点书本文具的钱。之后，就盼着那些妻子一天天长大变黄，盼着吃一顿梦中的白馒头……

儿时，夏天记忆的基本色，也是黄。

朝晖 1611419167@qq.com

■品筑春秋

史前建筑文明的曙光

古猿从树上下来并直立行走以后，双手得到了解放。双手的解放是产生“人类”的重要先决条件：能够主观地制造工具。

自从原始人学会了制造工具，文明的曙光开始闪现：他们聚集群居在一个大山洞里，利用篝火烘烤食品，使用骨针缝制衣物，从此告别了茹毛饮血的动物时代——最典型也最为大众熟知的，就是北京周口店人，俗称“北京猿人”。

周口店人生活在距今50万—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，由于生产力的限制，他们还建造不出像样的住所，只能选择天然山洞来栖身。然而，数十万年以后，又有一群原始人占用了这些山洞，他们就是距今1万年的山顶洞人。

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，山顶洞人做出了一项了不起的贡献：他们发现了中国建筑史上第一种红色颜料——赤铁矿中的氧化铁红！这种性能极其稳定的暗红色无机颜料，在接下来的一万年间，成为了诸多宫殿、庙宇、园林的外墙粉饰选择，直到今天都没被淘汰。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红色冠盖，涂刷的就是氧化铁红涂料。

时光流入新石器时代早期，至此，中国古人分成了北方人和南方人两大流派，前者生活在黄河流域，后者则活跃在长江

流域。我们今天说“长江、黄河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”，是有道理的。

原始社会的古代建筑因地理环境而分成两派：北方人挖地窖（穴居），南方人搭鸟窝（巢居）。这是因为北方少雨，且土层结实均匀，不易倒塌；而南方多雨，蛇虫鼠蚁时刻侵扰人类，故而逼着南方古人盖“楼”居住——今天，我们还可以从陕北窑洞、云南吊脚楼找到这两种住所的影子。

在考古实物上，西安半坡遗址是穴居的代表，而余姚河姆渡遗址是巢居的典型。

半坡聚落遗址分为居住、陶器、墓葬三区，其中早期的居住遗址以穴居为多，晚期基本发展到地面建筑。这些穴居建筑中，一般是向下深挖0.5—1米，形成一个方坑，然后中间树立四根柱子，上加四根大叉手，披覆茅草，最终形成方锥形顶盖。穴居房屋的优点是构造简单、防风防晒，缺点是采光不好、不耐雨水，所以到了半坡晚期，穴居房屋逐渐淘汰，地面建筑大行其道。这些地面建筑不再深挖地窖，而是在平地上树立承重木柱和木骨排柱，显现出“间”的雏形，标志着中国以“开间”为单位的木构框架体系趋于完成。

河姆渡人则是干阑式建筑的先驱。他们建造住宅时，先打下1米长木桩，木桩上架

设纵横交错的地龙骨（地梁），其后于地梁上铺设10多厘米厚的地板，地板上再立柱、架梁、敷椽、盖顶。地板起防潮、御虫蛇作用。其下可用来豢养家畜，地板上为起居居室。

从住宅营建看，河姆渡人已较熟练地掌握伐木、加工成柱、梁、椽等建筑构件技术，梁柱间已用榫卯接合，地板用企口板密拼，不同榫卯形式均基本符合受力要求，与晚期木构大致相同，木构件上刻有双圆、直线、斜线、植物茎叶等装饰图案。

在建筑史上，河姆渡人有三处伟大发明，左右了中国建筑史的走向，堪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——

一是榫卯。榫卯结构是中国建筑中最早具有科学设计意义的语言，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，如同汉字的发明一样，源远流长、自成体系。由榫卯进化到斗拱，历经了大约5000年的漫长岁月，汉代以后，斗拱大量地运用在各种高档建筑上，成为不可或缺的组件。

二是漆器。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世界最早的漆器——两件朱漆木碗，这两件漆器外黑内红，色相饱满纯正，膜面光亮晶莹，说明当时制作者的调漆和髹涂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。天然大漆广泛运用在木结构古建筑的保护和美化上，从先秦到清末，始终

未断，用天然大漆做出的不同彩画图案，也是区分建筑等级的一种手段。

有趣的是，中国漆器于唐代传入日本，但是明代以后，日本的漆器技术反而青出于蓝。在大航海时代，中国瓷器、日本漆器一起风行欧洲，故而瓷器的英文是 china，而漆器的英文是 japan。

三是水井。有了水井，人类就能定居下来，避免了四处迁徙之苦。游牧民族每年“逐水草而居”，四处漂泊，居无定所，而农耕民族就可以依水而定居一地，繁衍生息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。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这口水井，是我国迄今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口水井，你还会觉得它平常吗？

因为河姆渡人的三大发明，中国古建筑才开始向定居化、力学化、装饰化发展，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故宫、承德避暑山庄、曲阜孔庙三大古建筑群，规模宏大、气势非凡，综合了列朝列代的建筑科技之大成，但从根源上说，都是得益于河姆渡人的这些发明，无一例外。

纵观史前社会的古建筑，用今人的眼光来看，自然都是些粗陋简单、不值一提的作品，甚至连“房子”都算不上，只能说是“窝棚”。然而，在今天非洲的不发达部落，



河姆渡聚落房屋示意图



河姆渡原始居民的水井和草棚复原图

依然还存在大量的这些“窝棚”，它们历经万年岁月的洗礼，是后世诸多宏伟古建的老祖宗。

中华大地上，石器时代的遗址已经发现了上千处，几乎遍布全国。在建筑方面，有群居的聚落；供生产与生活用的窑址、公共房屋、住所、窖穴和畜圈；供防御的垣墙、壕沟；原始崇拜所需的祭坛、神庙和神像以及公共墓地等，这些建筑物构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会生活圈，是老子主张的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理念的一个缩影。

■艺苑

映山红（摄影）

余虹



词说文学史（27）

刘成群

浪淘沙·张孝祥

挑尽五更灯，独立中庭。雁来风起许多声。望断长淮寒色里，无限心情。行在且休兵，同庆升平。满湖云水弄笙簧。唯有梅花真似我，独自飘零。

浪淘沙·李清照

楼外雨惊风，帘幕三重。灯花剪却五更钟。怅望筠窗虚静处，夜几分浓。往事且成空，恨与谁同？一杯浊酒醉颜红。重整枕衾斜卧去，梦已无踪。

浪淘沙·杨万里

醉里过溪桥，柳摆花招。闲看童稚捉鸣蜩。最爱阴浓春欲夏，红了樱桃。湖上雨潇潇，风起晚船。此生不畏路迢迢。且与青山相对晚，尽说无聊。

浪淘沙·范成大

寒食暖风吹，隐隐轻雷。邻家鞭笋过墙来。四野春光烂漫处，百里芳菲。带月荷锄归，腰腹枵羸。露沾黄纸皂衣催。安得田园无菜色？与愿多违！

浪淘沙·韩元吉

雨后远山浓，绿涨晴空。中原回望暮云重。多少春愁无处避，满地残红。良岳吊遗踪，少驻青鞵。杏花依旧醉东风。少日情怀今在否？往事难同。

■影像空间

热爱就是永不言弃

文·照日格图

美国作家杰克·伦敦有一篇很精彩的中篇小说叫《热爱生命》，和电影《荒野猎人》在立意上几分相似：一位美国西部的淘金者在返回的途中越过一条小河时扭伤了脚腕，他的伙伴比尔无情地抛弃了他，淘金者只能独自在荒原上寻找出路。几乎和《荒野猎人》的情节一样，那位淘金者一路上饥寒交迫，生存条件到了人类能够承受的极限。他吃蚯蚓喝狼血，最后爬着抵达一艘船上，在那里吃饱喝足，却养成了一个坏习惯，每一次吃完饭都会悄悄地往床底下藏一块面包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人们从他的床底下掏出了像砖头一样硬邦邦的一堆面包。

人类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或许只有两种：饥饿和仇恨。在《荒野猎人》里，格拉斯的身上同时拥有这两种记忆。危难之时弃他而去的同伴和儿子被杀害的仇恨

同时交织在他身上，造就了他的金刚不坏之身和不畏艰辛的毅力。当他失去猎枪和现代人以引自豪的种种工具之后，他便和大自然融为一体，大自然成了他最坚强的敌人，也是他赖以生存的依靠。在对立的条件下，人类的精神也显现出了强大的威力，让人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，给予足够的支撑，让其到达自己的终点站。暴力血腥的场面和迤邐的自然风光在电影中交替出现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雄壮美丽时更能够衬托出人类的险恶。有一个经典的镜头是，在茫茫雪原中有一个小黑点久久不动，我以为是电视屏幕上的灰尘，还用抹布擦了擦，结果发现那是一个正在缓缓移动的人。镜头拉近，才看到那是电影的主人公格拉斯。在大自然的博大胸怀面前，他显得那么渺小，却没有停止脚步，这就是精神的力量。每到夜晚，格拉斯总会

点一把火，这是他在证明他并非自然界的野兽，是人类。电影中的人类野蛮暴力，我们从点点滴滴中看到导演依然在赞美人类，赞美苦尽甘来的美好和快意恩仇的酸爽劲儿。

如果进一步过度阐释也很有意思：19世纪初叶，大量的白人涌入美国中西部，开始与那里土著人和大自然斗争。这是一次生存权力的斗争，亦是一次文化和精神的斗争。电影一开场便已介绍格拉斯和当地土著的女人建立了美满的家庭，并育有一子。我们更愿意相信格拉斯的儿子没有混血那么简单，更是两种文化碰撞和交融的结果。所以，这个孩子也比别人更胆怯，更脆弱，更容易被他人击倒。电影中有一幕，格拉斯的妻子死去时从她的怀里钻出一只小鸟，战战兢兢地左右看了看，最后飞向天空。文化的碰撞必然会使产生一种

新的文化，只要时间足够，它便可以飞起来。当然，这可能是也导演亚利桑德罗·冈萨雷斯·伊纳里图厌烦了没完没了的现实的一种选择。他要在电影里加入一些超现实的元素。导演们经常这么干。在贾樟柯的《三峡好人》里，我们看到女主人沈虹正在晾衣服时一枚火箭缓缓升上天空。现实太烦闷了，导演想给近乎绝望的人们一些向上的力量。这也是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的根本任务之一。

《荒野猎人》几乎成了“小李”的专属舞台，虽然在长达150多分钟的电影里他的台词也就15句，但他终于可以通过这部电影拿奖拿到手软了。从《泰坦尼克号》上映的1997年算起，他用近20年的行动证明了什么叫热爱，他自己也是一个猎人，正在战战兢兢地环绕四周，轻手轻脚地走在森林中，期待着新的猎物 and 收获。